

补贴大战,受伤的岂止的哥

李一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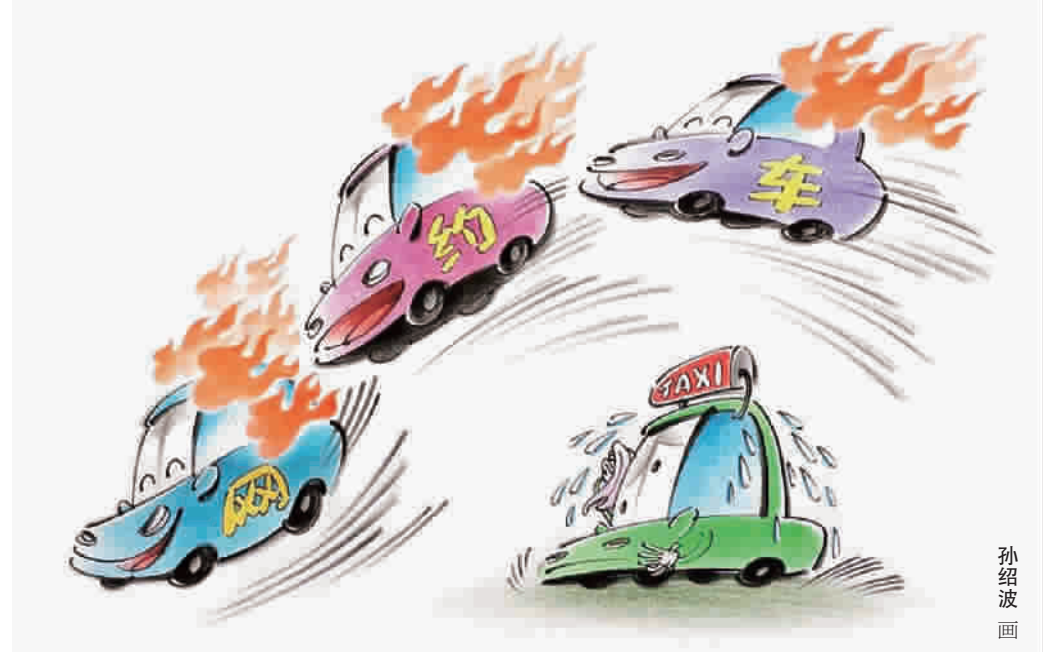
新民眼

近来,随着美团携巨资杀入网约车市场,行业巨头滴滴一看来者不善,也奋起反击。双方祭出乘客“零元起步价”打专车的撒手铜,并以每天数百元的标准补贴专车司机,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商战就此开启。“神仙”打架,却把上海客运市场搅得天翻地覆。在“免费打车”刺激下,人们纷纷拿起手机叫专车,几乎成了上海街头一景。

这场补贴大战中,几家欢喜几家愁。与乘客乐见其成、专车司机欢呼雀跃形成对比的,是上海众多的哥的惨淡经营。由于本轮优惠只针对专车,不论线上线下,这些天,出租车司机的生意可谓惨不忍睹,平台大战目标虽不是他们,却成了被“误伤”的最大人群。

的哥宋师傅,入行六年,这回是真的感到职业恐慌,因为路上没人扬招了。他说,以前看路边有人貌似有叫车需求,只要放慢车速投去一个眼神,对方马上心领神会,伸手扬招。而现在,却变成“我本将心向乘客,怎奈乘客看手机(等专车)”,而叫车平台的需求也缩水了,无奈之下,只能去机场排个几小时的队接客。

宋师傅展示了自己的账本,2月份是过年空城季,他还能保持每天近千元的营收。到了3月旺季,却碰上平台补贴大战,日营收降到



孙绍波画

四五百元,最惨的一天才376元,这意味着,扣去320元的单班车指标,他当天的收入只有56元,连油钱都不够。在上海的哥中,收入缩水现象十分普遍,特别是专车密集的市区,短途生意全被专车碾压。“免起步费打车诱惑太大,换成我,若不是开出租车,肯定也会选专车,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。”

相比的哥的凄风苦雨,网约车司机却是另一番精神面貌。记者通过滴滴平台呼叫一辆专车,显示是

上海牌照,结果来的是外牌“马甲车”,安徽籍专车司机说起补贴大战,难掩兴奋之情。他说,到上海开专车没多久,就遇到这波“利好行情”,两大平台不仅不提成,还用高额补贴争抢专车司机,上周五,光平台补贴就赚了900元。在日赚千元的驱动下,这位专车小哥全家上阵,连他的“本本族”妻子也注册为专车司机。小哥说,这几天趁着高补贴,他们是没日没夜地开,生意好到做不过来,照此趋势,月入两两三万基本

没问题。

一边是入行不久、月入三万的“马甲车”小哥,一边是日入56元的资深的哥,补贴大战对行业的冲击可见一斑。出租车行业曾是上海的“城市名片”,出租车司机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是高薪群体,如今他们却生活困顿,满腹牢骚,服务质量大幅滑坡,如今资本鏖战,伤及无辜,的哥的生存状况更是雪上加霜。

有人认为,专车兴起是大势所

趋,竞争不利是因为出租车行业不思进取,不值得同情。但事实上,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,出租车行业承担着社会公共服务属性,无论入门槛、调度监管,还是运营成本,都远高于网约车,双方不是在同一规则下开展竞争。这轮资本介入下的专车补贴大战,更是打破原有的脆弱平衡,破坏行业规则,单靠某一家出租车公司无力抗衡,这不是公平的比赛。

随着互联网经济兴起,新生事物不断涌现,网约车平台也是其中之一。客观而言,它对解决市民打车难,缓解上海公共交通资源不足,起到积极作用,对的哥来说,也是方便运营提升效率的好工具。但现状是,平台在“沪牌户籍”规则的执行,行业准入的审核上存在极大漏洞,如今在资本挟持下掀起补贴大战,更是将行业规则、社会责任视若无物,看似广撒福利,实则贻害无穷,规则崩坏,必定是害人害己。

对于享受免费打车福利的“吃瓜群众”,大家也别先急着拍手叫好。这波烧钱大战究竟会走向何处,大可回顾2014年滴滴、快的价格大战,恶战的结果就是一家独大,出租车行业损失惨重,之后别说补贴,市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如今,似曾相识的一幕再度上演,可以确定的是,如果放任资本恶性竞争,受伤的远不止是的哥、乘客、专车司机,连平台自身都将是输家,将加倍为今天免费的畅快买单。

烈士严德海之子严慈深情讲述——

走您的道路,再靠近您一些

新时代 奋斗者

13年前,严慈14岁。那一年,他的父亲、杨浦公安分局特警大队长严德海在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。13年后,严慈27岁,已是一名人民警察。

走父亲走过的道路,感受父亲曾用生命实践的誓言。如今的严慈不仅是烈士之子,更是杨浦分局四平路派出所的优秀侦查员。

每年清明,严慈都会与母亲来到龙华烈士陵园,在父亲墓前,“说说”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。“我常常会幻想,也许跟过去一样,父亲只是因为加班,错过了回家的时间,”严慈说,“在我的心底,他仿佛一直就在身边,给我力量,注视着我的成长。”

看不到受伤的父亲

严德海,1962年出生,1988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。2005年6月22日夜,杨浦区延吉一村的一位居民把自己反锁在家纵火,严德海紧急冲入现场制服纵火者,避免了更大的损失,但自己被严重烧伤。7月1日,因多处脏器衰竭,严德海去世,被授予烈士称号。

父亲牺牲时,严慈还是个孩子,并不知道工作中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,“很多故事,都是他牺牲后才听说的”。与特警队队员口中的“严得狠”不同,在严慈的记忆里,父亲是个温柔细腻的人,“我10岁开始学萨克

斯,学习的地方在徐汇,要倒两次公交车才能到。父亲总是陪我,帮我拎着重重的乐器。他很少跟我说重话,我们总是像哥儿们一样沟通交流。在家,他会分担家务,烧饭、洗衣服都会”。严慈的记忆中,父亲是个典型的慈父。

一切平静美好都在2005年6月22日那天被打破。“母亲接了一个电话后,家里的气氛一下子不一样了,她偷偷地掉眼泪,晚些时候,我才知道父亲受伤了,而且伤得很重。”那天,他陪着母亲去医院探望父亲,父亲的同事们站成一排,挡在重症监护室的玻璃前,不希望严慈看到父亲伤痕累累的躯体,“我自始

至终没有看到父亲受伤的模样”。

“英雄之子”的韧劲

尽管告别痛如刀割,18岁时,严慈还是选择了报考警察学院。他想更多地了解父亲,了解他舍却生命也要为之奋斗的事业。母亲知道后,只问了严慈一句话,“真的要去当警察吗?”当时,性格随和的严慈难得地执拗了一次。

三年的异地求学经历,使原本有些沉闷的严慈开朗、成熟了许多。在江苏警察学院毕业后,严慈又在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第二专科继续学习两年。2014年4月28日,严慈被分配到父亲生前工作的杨浦公

安分局,成了四平路派出所一名民警。第一次穿着制服站在“警容镜”前,透过与父亲有几分相似的面庞,严慈仿佛看到父亲穿着警服站在自己面前,觉得似乎靠父亲更近了一些。

“英雄之子”的标签,让严慈初到派出所时压力不小。“不少师傅、同事都知道我爸爸是严德海,我暗地里憋着一股劲,不想让大家失望!”

严慈最初被分配到巡逻队,负责街面巡逻及110警情接处。四平路街道辖区面积达2.75平方公里,实有人口近十万。8小时巡逻,常常要接几十个110报警,不少是“一地鸡毛”的小事,但他从不说“这事我



严慈向被窃市民发还手机

杨浦警方供图

管不了”。“很多小事,特别考验智慧,必须厘清这些事的性质,才能为居民寻找解决的途径。有些事妥善解决了,当事人会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,那一刻,我特别明白父亲的成就感从何而来。”

侦查办案“小能手”

半年后,严慈从巡逻岗位转到派出所执法办案队,“办案队都是年轻人,工作氛围很好,刚转过来的时候还蛮兴奋的”。但接触实际工作后,繁杂的案件、不定期的加班都让严慈有点不适应。他那倔强不服输的“拗劲”又来了,做笔录、案发现场调查、讯问犯罪嫌疑人……每个流程,严慈都自己摸索,不懂就向师傅请教,很快成长为侦查办案的“小能手”。

2015年夏,办案队接到居民报案称电瓶车被盗,严慈和同事通过调取现场监控,确定嫌疑人体貌特征,随后又从一系列走访调查入手开始跟踪。“那阵子天气很热,小偷非常狡猾,得手后一路兜兜转转,我和同事连续跟了好几个区。”经过四五天的连续追踪,看了七八十个路口的监控后,严慈和同事最终找到嫌疑人落脚的小旅馆,将其抓获归案,一连破获盗窃电瓶车案件十余起。“案子破了,还是有些激动的,心里感觉特别畅快!”

如今严慈一年平均要经手三十多起案子,参与打击五六十个违法犯罪人员,忙起来,连续加班一两个礼拜是常态。最近,他刚刚破获一起案值近百万的留学机构工作人员诈骗案件。“虽然办的不算什么大案要案,但能及时惩处违法犯罪,为群众挽回损失,还是感到很有干劲。”因为工作中的突出表现,2017年,严慈荣获杨浦公安分局先进个人。

首席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杨恭轩